

一週月

著基思進別里·聯蘇
譯 思 江

行刊 屋書院作

著 名 譯 翻

種 二 第

間 週 一

著 基 思 進 別 里
譯 思 江

行 刊 屋 書 線 作

1950

著名譯翻

種二第

間週一

一九五〇年二月再版

印翻准不・權譯翻有

著者 里別進思基

譯者 江 思

主編 姚 蓮 子

發行人 姚 蓮 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廣州・漢口

基價六元八角

一週間

此書獻給我所愛的朋友，真實的

同志瑪麗婀娜·格拉西莫亞華。

第一章

『用什麼話來講！我們。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鬭爭。』

在灰色的重苦的層雲間的，珠母色的空隙中，快樂的天是轉成蔚藍色的了。

春已煦和了三日，小溪已破積雪而出，而且已開始在把殘雪載出城外，拋到河裏去；街路也變成嘈雜而泥濘的了。可是在第四天，春又昏沉下去，坐在一座遼遠的森林的空草地上，頭垂倒在膝上，沈沈地入睡了；祇有在傍晚的時分，太陽向大地微笑一次，隨即又躲到不動的層雲後面去了。可是春的歡樂是殘留着；不過牠是躲在萬象的後面的，正如太陽躲在那像陰濕的石塊似地幾小時地懸在大地

上的，灰色的，微青的，薄紫的層雲後面。

假如你越過了郊外的柵欄和小屋，在黏膩的泥濘中踉蹌地走着，走到那已經被太陽洗去了積雪的山丘上，那裏你可以看見一塊飽經風吹雨打的孤獨的岩石，那時，回頭一看，你便可以看見在你下面，靠着山麓有一個小鎮，把牠的一排排的暗灰色的木屋一直鋪排到河邊。外面一個人也沒有，好像大家都沉睡着；犬吠着，雞跟着春朗啼着。大街小巷裏都閃爍着殘雪的光。高大的三層樓的房屋是很少的，可是教堂却很多。孤獨的工廠的煙突把黑烟的無盡的飄帶吐到天空中去，而煙灰是落在鎮的遠處的殘雪上。

在淒暗的沉寂中，那矮胖的鐘塔勻整地打了五下，不久，那些鐘樓便用銀聲來回答牠，這種嘹亮的聲音先在空中不絕地迴繞着，隨後，在附近的村落的灰色的煙靄中消滅了。

在那慘白的日球向地平線低沉下去的那個寂靜的時候，許多人都聚集到競技

場前的大廣場上去。他們循着溶雪的泥濘的小路，穿過到處從雪裏矗起着去年的枯枝的荒地走向那兒去；他們沿着低垣，踏着泥滑的街路，跨着水蕩，依着陷在地下的人行道走去。灰色的軍服，黑色的大衣或破舊的外套，男子和婦人，大部份都是年青的，他們都忽忽忙忙地走着，而當他們碰到了的時候，他們互相微笑着招呼。那些微笑，眼色，舉止，步態，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在這些人之間，是有着一種共同的態度，好像都是被一個同一的遠處的朝陽所照着一樣。

這個競技場，平時是終日沉寂着的，許多灰色的的大耗子，是無聲息地在暗黃色的跑馬場上馳迴着的。可是現在兩扇大門是開着了。門上是掛着往日的招貼的殘片，上面的割裂破碎的字句，使人回憶起悠久的昔日的事情。現在這競技場是格外明亮了，而那些蜂擁過來的羣衆，一排排地坐在階段上，一級級慢慢地高上去，把這龐大的建築物充滿了脚步和人語的嘈雜的聲音。

在跑馬場中央的圓桌邊，有兩個男子出現了。四隅都呼喊着他們的名字，隨後，由於數百隻舉起來的手的意志，克里明同志——一個穿着軍服的人，陰暗把他的面貌弄模糊了，可是人們可以看見他的留神而安定的眼睛是在閃光着——便在跑馬場的中央大聲發言了：

『同志諸君，俄國共產黨城區黨部現在宣佈開會了。議事日程先是民衆經濟評議委員長的關於地方經濟狀態的報告……沒有異議嗎？現在，請齊曼同志發言。』

競技場中漸漸靜下來了，而羣衆，像一頭馴服的巨大的牲口一樣，伏在主席的脚下，用牠的無數的眼睛，都注視着那個也在跑馬場中央的，用一隻顫動的手弄着紙片的另一個人。

齊曼用聽不清楚的，鈍濁的聲音說着，說到糧食的數目，木材的數目，機關車的數目，大宗的金額，日數，週數的時候，他的聲音比較提高些。他是這樣地

做着報告，但是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和他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經濟，供給，燃料和食糧的問題，於是許多寫着每個人提出的問題的小紙片，是堆積在主席的席上了。

齊曼說，本城和鐵路的幹線離得很遠，本城是以一條五百俄里長的支線和俄羅斯其他各地連絡的。本區內幾乎沒有樹林，煤又很少，而鐵道的運輸已是完全停頓了。今年的收成是很壞，而強制租稅又把收獲的剩餘一掃而空了，假如在播種期前種子還不運來，全城和全區便都要鬧饑荒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話的意義：饑荒將驅使農民走到那殘酷而蠢愚的暴動的路上去；工廠會歇業，工人會被解雇，那時那些在遠處草原上窺伺着的強盜團，也會明目張胆地過來破壞了路線。爲了運必要的種子來，一定需要燃料。在沿鐵路去二百俄里外的下葉朗斯克地方的山上，有着預備好的燃料，可是在一週間要把牠全數運來，是不可能的事。播種差不多是被連累了。發言者勸大家要堅忍，

可是他的枯燥的話語並沒有說動聽衆，却無用地迴轉着，像風中的紙片一樣。

齊曼的報告完了。一個生着沒有眉毛的闊大的紅臉的兵，便出來發表意見。

他說他曾經在戰線上爲蘇維埃軍隊打過兩年仗，而在農村裏，什麼都依然愈弄愈糟。強制租稅剝削着農民，而在經濟評議會，食糧委員會，民衆經濟委員會中，還有不少的舞弊。窮人們簡直難以活下去。別人把民衆的麥全搜括去了，只讓他們剩下一雙啼哭的眼睛。咳！咳！他失望地擺動着他的臂膊這樣說着，然後回到原席。

——什麼，我們現在難道還要束緊腰帶捱餓嗎？另一個出席的人用一種憂傷的聲調開始這樣說。他是一個瘦小的，頸上有一條傷痕的男子。他發了一篇長篇大論，訴說出要拿政府分配下來的糧食來養一個有家庭的人，是如何地困難……只能偷盜，只能偷盜，他演說完了刻薄地這樣補說着。

接着還有許許多多的發表意見的人；比農民人數更多的勞動者和紅軍，都與

奮地向競技場中走去，而在羣衆的異常的注意中，吐出他們拙劣的演說來，責備着齊曼，然而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就是應該堅持到底不被屈服。交臂呆站着，那不能算是堅決的表示，應該要做點事情出來，正如盲人一樣地摸索着找出一條出路。可是會衆不了解他們的不連慣的演說，而且每一個演說者都駁辯着前一個人所說的話，其實他的意見是和前者一致的。

至於齊曼，他也不把那他須要答覆的反駁記下來了。他現着瘦小可憐的樣子，臉兒神經質地抽動着，不耐地聽着那些非難者的論調。那些尤其觸怒他的演說者正就是那些找着什麼出路的人們。他呢，他沒有看見那條出路，忿怒地喃喃地罵着：『廢話，胡說！』至於那些發言者呢，不就大處着眼地說出他們的計畫，却像被困在玻璃的牆中一樣地無望地掙扎着，把自己陷在一些無聊的瑣事裏，說在某處可以『得到鋸子和斧頭』……會衆是興奮着，也不顧主席的搖鈴聲，都在自己的席上高聲發言。突然，一個圓肩中等以上身材的，生着一個有力的方頭的

男子走了出來，除了他的青色的舊帽子，露出那橫着一條深皺紋的大前額。

『現在請羅培意科同志發言，』主席這樣說着，會衆爲要聽他的演說，便立刻努力靜止下來。

羅培意科是不能發言的：因爲他害着咽喉結核症。他是爲聽而不是爲發言而來的。可是他覺得齊曼不能找到那些發言者們所隱約地看見而不能說明的真正的出路。他以爲黨委員把這種報告在大會中發表出來實在是一種錯誤。然而，他等着有人把這條出路指出來，明白地說出來，使他，羅培意科，免了許多不必要的苦痛。實在，醫生們禁止他在大衆前發言。每一句話撕裂了他的咽喉，血沫飛濺到他的唇邊。可是所說的話只有幾句，而問題便會明瞭地解決了，大衆都會展開了愁眉，大衆都會知道了那個許多人都模糊地辨不清楚的出路了。

低聲地，只怕喚醒了那深眠在他咽喉中的苦痛，他開始發言了……可是人們什麼也沒有聽到。人們切心地靜聽着，羅培意科便下了一個決心。他提高了他的

聲音，使每個人都可以清楚地聽到他，於是他便看見大家的臉上都浮耀着感謝之色了。可是每一句話都像一片玻璃似地衝到他喉頭，裂碎了咽喉的脆薄的組織。他是那樣地痛苦，眼淚也流出來了；一滴一滴的汗都從他額上淌出來，而他的聲音是時時地破碎着。

他說齊曼對會衆所說的話是事實，是不應該非難的。如果這事實是棘手的，那末錯處也不在他；他說出了這危險，是應該感謝他的。不過大家應該鎮靜，應該觀察自己的處境，那麼出路就可以找到了。黨不是時常避脫了那些比現在更爲難的處境嗎？我們的力和智慧是在處境的冷靜的研究和果斷的行動中的。

這裏有一條出路，許多人都看見牠，但是不知道說明牠。當然，整個的問題是在燃料中。應當得到一點燃料，便立刻可以把下葉朗斯克地方的薪木運來了。有了薪木的時候，便可以在一週間中把播種所必需的種子運來了。一切都繫於燃料，繫於幾百立方沙幸的薪木……在那裏可以弄來呢？

當然，在城中有許多的園子，而在十二俄里之外的修道院附近，還有一座樹林子。在那邊，人們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薪木。一週間後，燃料便可以從下葉朗斯克運來，可以開始運種子了。祇不過動作應該迅速而有決心，自己拿起鋸子斧頭來做榜樣，強迫那些懶惰者和資產階級者去做，叫紅軍和全部的勞動者都去工作。一分鐘都不要空費；假如在兩星期之後種子是運到了，一月之後田裏種子都可以播好了。

可是他的演說是繼續地被一種突然的乾咳所間斷着的。他過一兩分鐘便要停下來咳嗽一次；羣衆熱心地等待着，在他的四周，大家的臉上都浮着溫柔的同情。他苦痛地咳嗽着，大家看到了都靜默着；祇一個個地吐出那拼住的呼吸來。

這在不變的天空下的小城好像又重新沉在一個深沉午睡中了。在每家人家的窗戶間，開着那葉子上綴着幾點青色和薔薇色的花的風呂草。哦！這些木造的小

屋有多少啊，在那裏人們是如何地擠在一起啊，在那裏人們是如何困難地呼吸着啊！在屋子的前面的角隅上是有許多的聖像，而在那些鋪着花邊桌布的小桌子上，是有着天鵝絨的畫片帖。廚房是不潔的，油蟲在牆上漫爬着，而巨大的蒼蠅又在玻璃窗上發出牠們的單調的嗡嗡聲來。

而住在這些狹窄的屋子裏的人們的生活，好像是綿綿的細雨不倦地敲着窗子，而泥濘的田野單調地一望無際時的九月的灰暗的日子。幾十年以來，老是那同樣的生活。每天大清早，一個年老的婦人擠她的母牛的奶，帶着筐子到市場上去，回來燒飯，每次吃過飯洗油膩的碟子。而那些禿頂，眼睛沒有光彩，穿着補過的褲子，破皮鞋的男子們，都做工作去，做買賣去，做小生意去，各人都在自己的一間暗黑的小屋子裏治事。星期日，婦人們梳光了她們的頭髮，穿上了紫色的，黃色的或是青色的衣服，帶着她們的孩子們到教堂裏去，晚間，大家聚攏來喝茶，那時男子們呢，他們喝醉了伏特加酒或是麥酒，把他們的頭碰到桌上去。

他們，在這報知星期六夜服務的鐘聲，垂着翼翅在市鎮上悲哀地飛動着的時候，他們都對於那些在競技場開會的人們懷着敵意，而這種胆小的敵意隱隱約約地把全城結成了一個單一的黑色的球……

在這個時候，拉斐爾·安多諾維契，賽納多出去散步。他住在一所三層的石屋裏。下面一層是開着一家藥房。

這藥房是被尤公的了……那塊漂亮的黑地金字招牌：「聖誕老人藥房。——拉·安·賽納多」是被除去了，換上了一塊紅色的木版，上面這幾個黑字：「衛生部第一號藥局」公然地寫着。

拉斐爾·安多諾維契站在沙丘上，把從那些小屋子流出來的無限的敵意都吸了進去，和自己的敵意和憎惡溶和了，然後向着那進行着不可解的對敵的生活的競技場那面吐出去。他是矮小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戴着一頂舊便帽（混名為「你好和再見」的便帽之一），他望着市鎮站了很久。帽子的下面閃着一雙刁